

# BETWEEN KANT AND HEGEL

Lectures on German Idealism



Between Kant and Hegel

Der Begriff der Freiheit, so fern dessen Realität durch ein apodiktisches Gesetz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bewiesen ist, mcht man nicht als Schlustein von dem ganzen Gebude eines Systems der reinen, selbst der spekulativen Vernunft aus, und alle anderen Begriffe (wie von Gott und Unsterblichkeit), welche, als bloe Ideen, in dieser ohne Haltung bleiben, schreien sich nun an ihn an, und bekommen mit ihm durch ihn Bestand und objektive Realitt. Da die Mglichkeit derselben wird dadurch befestigt, da Freiheit wirklich ist; denn diese Offenbarkeit sich durchs moralische Gesetz.

Immanuel Kant

Between Kant and Hegel

Das Wahre ist das Ganze. Das Ganze aber ist nicht das durch seine Entwicklung sich vollendende Wesen. Es ist von dem Absoluten zu verstehen, da es wesentlich Resultat, da es erst im Ganzen das ist, was es in Wahrheit ist; und wenn eben besteht seine Natur, Wirkliches, zu werden, oder Sich-selbst-werden, zu sein. So sehr es auch scheinen mag, da das Absolute wesentlich als Resultat zu begreifen sei, so ist doch eine geringe berlegung diesen Gedanken vom Widerspruch zurecht. Der Anfang, das Prinzip, oder das Absolute, wie es zuerst unmittelbar ausgesprochen wird, ist nur das Wahre.

G. W. F. Hegel



## 康德與黑格爾之間 德國觀念論講演錄

Φ  
哲學家

歐洲哲學最風起雲湧的年代

1781年，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出版。

1804年，黑格爾的哲學發展邁出最後一步，而康德也在該年過世。

短短二十三年的時間，卻發生了哲學史上最驚人的變遷：

從康德到費希特與謝林，再到黑格爾的整個哲學發展。

沒有這場變遷，就沒有浪漫主義，

也沒有出現黑格爾體系崩潰後的產物——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

也無從導致歐陸哲學與英美哲學的分裂。

亨利希·施特

Edited by Dieter Henrich

大衛·帕西尼 編

Edited by David S. Pacini

彭文本 譯·導讀

台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B516.3  
20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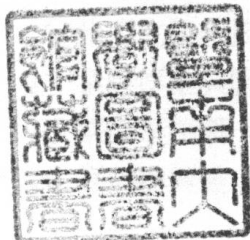
Φ  
哲學人  
07



# BETWEEN KANT AND HEGEL

Lectures on German Idealism

## 康德與黑格爾之間 德國觀念論講演錄



迪特·亨利希 著  
Written by Dieter Henrich

大衛·帕西尼 編  
Edited by David S. Pacini

彭文本 譯·導讀  
台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康德與黑格爾之間／迪特·亨利希 (Dieter Henrich)著, 大衛·帕西尼 (David S. Pacini) 編. 彭文本譯. 初版. — 台北市: 商周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06 [民95]  
面: 公分. (哲學家; 7)  
譯自: Between Kant and Hegel: lectures on German idealism  
ISBN 978-986-124-733-5 (平裝)

1. 哲學 - 德國

147

95016168

哲學家 7

## 康德與黑格爾之間

原 著 書 名 / Between Kant and Hegel  
作 者 者 / 迪特·亨利希 (Dieter Henrich)  
編 者 者 / 大衛·帕西尼 (David S. Pacini)  
譯 者 者 / 彭文本  
校 對 者 / 鄭宜玟、柯子怡、宋定莉  
副 總 編 輯 / 楊如玉  
責 任 編 輯 / 李尚遠、林宏濤

發 行 人 / 何飛鵬  
法 律 顧 問 / 台英國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出 版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4民生東路2段141號9樓  
電話: (02) 25007008 傳真: (02)25007759  
E-mail: bwp.service@cite.com.tw

發 行 行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聯 絡 地 址 /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 02-25007718; 25007719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09:30-12:00; 下午13:30-17:00  
24小時傳真專線: 02-25001990; 25001991  
劃撥帳號: 19863813; 戶名: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 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 E-mail: 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é (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E-mail: citecite@streamyx.com.  
電話: (603) 9056-3833 傳真: (603) 9056-2833

封 面 設 計 / Wang Zhi Hong Studio  
打 字 排 版 / 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印 刷 / 韋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 / 農學社 電話: (02) 29178022 傳真: (02) 29156275

■2006年6月初版

定價500元

Printed in Taiwan

BETWEEN KANT AND HEGEL by Dieter Henrich

Copyright © 200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Business Weekly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986-124-733-5

## 哲學家系列總序：蘇格拉底與桑提婆的和解

關永中

「蘇格拉底（Socrates）的老婆叫什麼名字？」魯汶一位老師竟然拿它做口試題目！

我愣住了。只好搶白一句：「這究竟跟哲學有什麼關連？」

所獲得的回應是：「總有一天你會明白我的用意！」

這事就此不了了之，我也沒有把它放在心上；直至有一天讀到威廉·魏施德（Wilhelm Weischedel）《通往哲學的後門階梯》（*Die philosophische Hintertreppe*）（台北：究竟，2002），四十三頁至四十五頁有關蘇格拉底與其妻桑提婆（Xanthippe）之間的摩擦時，才悟出其中要領：

世人只重視蘇格拉底之盛名，卻從來不曾為桑提婆著想過。一般輿論都指責她為悍婦，卻毫不介意蘇氏如何寡情地把髮妻趕離刑場！（“*Phaedo*,” 60a）

兩個善良的靈魂；

一對不合的配偶。

夫妻心性發展不同步，那真是一件憾事！

說句公道話，桑提婆雖然脾氣大一些，到底不失為一位賢

妻良母。她平日克勤克儉、任勞任怨，一手把孩子們帶大，並且還獨力支撐起家計。反之，蘇格拉底可曾盡過半點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

站在蘇氏立場，我們固然會聆聽到這樣的心聲：妳何必苦苦糾纏，不讓我去與志同道合的人探討真理！

站在桑提婆觀點，我們何嘗不體會到這樣的埋怨：你何苦不務正業、棄家不顧、終日遊手好閒，只管喋喋不休地與人空談！

當然，從另一角度看，如果蘇格拉底就此返家同聚天倫，蘇格拉底還會再是蘇格拉底嗎？柏拉圖（Plato）還能完成他的《對話錄》（*Dialogues*）嗎？後他而來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還能獲得造就嗎？試想西哲史缺少了蘇氏、柏氏、亞氏，那將會是怎樣的局面！

誠然，凡走上哲學不歸路的人，就有很高機率與親友產生張力；類似的劇碼在歷史上層出不窮：

——佛陀拋妻棄子，只爲了悟道。

——瑪利亞說：「我兒，爲什麼這樣對待我們？看，你的父親和我一直痛苦的找你。」耶穌說：「你們爲什麼尋找我？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爲念嗎？」（路加二：48-49）

——尼采（Nietzsche）想到其家人，就指桑罵槐地說：「蘇格拉底找到一個他需要的妻子……事實上，是桑提婆不斷將他驅趕到他那獨特的職業裡去。」

——齊克果（Kierkegaard）拒絕了他曾苦苦追到手、而又

在他面前下跪求饒的未婚妻雷琪娜（Regina Olsen）。

時至今日，相似的事件還繼續在你、我及親友身上複製。你不是耳熟能詳地聆聽到以下的評語嗎？

——你何苦放棄一份穩定的職業，而去追尋那些虛無飄渺的學問？

——醫科大門為你開啓你不進去，卻到哲學系鬼混！

——你畢業後有何出路？誰會聘用一個專事批判的哲學家？

其實故事的情節是可以有較圓滿的結局！桑提婆的抱怨，是可以轉變成唐吉訶德（Don Quixote）侍從的一句：「我喜歡上他！」關鍵只在於是否有溝通的管道，讓彼此明悉對方的立場，藉此達到互相諒解。如果我們無法一下子化解親友們的心結，至少也可以透過剖白一己的使命來讓對方思索，藉此達成破冰的第一步。換句話說，目前的當務之急有三：

一、讓鄰人明瞭哲學家的任務

二、讓哲學家自己穩住陣腳

三、讓志同道合者凝聚力量

一、讓鄰人明瞭哲學家的任務——沒有人與生俱來就懂得哲學，甚至好學不倦之士也不一定與哲學投緣，一般市井之輩更毫不在意什麼叫哲學。不過，人生在世，早晚會遇到瓶頸，它叫我們不得不放慢生活的步伐來沉思宇宙人生；西哲稱之為對萬事萬物之驚異，國人稱之為憂患意識。人尤在困惑與挫敗中需要明智的導師指引。哲人就在向世人指點迷津上凸顯其重

要性。他擔任先知角色，向世界宣示究極真理；而萬代都不缺乏他們的蹤影，只是他們的智慧在經歷歲月的洗禮後，已沉澱在文本中漸漸被人淡忘，而須等待我們重新挖掘。誠然，我們若能重溫歷代哲人的智慧，用現代人能瞭悟的語言來翻譯及詮釋，將更能融入古聖先賢之對談，從中獲得開悟。有前人的思考作借鏡，我們可以有更穩健的基礎去探尋更博大、更精深的奧理，並與親友們切磋。在這裡，我們所欲強調的是：我們極端地需要提供更多有價值的哲學經典來與同胞分享，藉此製造對談的機緣來讓鄰人明瞭哲學家的思想與任務，好讓更多的人有機會瞥見真理的光輝。

二、讓哲學人自己穩住陣腳——退一步說，先知的呼聲不一定受廣大的群眾所歡迎；我們的努力不一定獲得滿意的回應。可以預期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慧根去聆聽湛深的哲理；萬一別人把我們的剖白當作耳邊風時，那該怎麼辦？聞說有一位宣教士在鬧市中宣道，路過的行人都沒有停下來聽講。於是有人問他說：「既然沒有人聽你的道理，你又何必繼續宣講？」宣教士的回答是：「至少它還能警醒著我去堅持自己的信仰。」類比地，哲學家在吐露其哲思的當兒，除了向他人傳遞真理的訊息外，尚且為自己穩住陣腳，以免被世俗所同化。誠然，當我們在傳述歷代名家之學，或討論著名典籍，或提出個人見解之時，即使獲取不到理想的迴響，也至少能保住自己的信念，能提醒自己去與古聖先賢精神遙契，以融入真理的康莊大道。為此，我們需要不斷地進修、研討與沉思，以求充實自己。如

此一來，更多的哲學作品有一再接受翻譯、詮釋與研讀的必要；更多的有志之士有投身哲學反思與提供研究心得的需求；更多的邂逅、對談、溝通、講授有進行的價值。

三、讓志同道合者凝聚力量——哲學的探討、典籍的交流、名著的詮釋與重譯，可導致關懷哲學的同道彼此拉近距離，直至凝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向心力，共同向著智慧之途邁進。的確，當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心靈聯繫一致，將會共同綻放出龐大的光與力，就如同各家各戶都點燃起明燈之際，周遭的環境就會被照亮，在旁的人也會被感染而沾得其益。只要點燈的人超出於熄燈的人，則世界將會是光輝燦爛的。誠然，有志追尋真理者不在少數：其中有渴望真道而苦無門路者，有尋得門徑卻苦無良師帶領者，有獲得良師益友指引而礙於環境的桎梏者，有時機成熟而正在邁向真光且一日千里地進步者。他們很可能就在你、我的身旁，只是暫時沒有人振臂一呼而無從被召集在一起而已。假如我們能提供更多研討哲理的機緣、出版更多有價值的典籍、刷新更多重要的翻譯、開啓更多被忽略的文本，則一股清流將被引發，世人將深受其衝擊，以致「若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欣聞商周出版提出「哲學家」系列出書計畫，內含哲學家原典翻譯、哲人傳記介紹、哲學專題論述、國內外學者研究心得等，藉此凸顯哲學智慧的明燈，讓我們能向著真理之光邁進，達致向世人傳達真道，給同道凝聚向心力，使哲學家自我激勵而穩走「正知」、「正行」、「正果」。世人早已對粗俗的



言論感到厭煩，此時我們更需要有哲學的先知出而傳播喜訊，讓蘇格拉底與桑提婆之間的疏離可以獲得彌補。誠然，如果蘇氏有足夠的管道與時間去與桑提婆溝通，桑提婆也不至於對蘇氏如此地不諒解。類比地，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去推出更多寶貴的哲學典籍以作溝通工具，使之更普遍化地流傳於市面，讓普羅大眾都可以人手一卷，則很多心結都可以冰釋、很多融通都可以促進、很多隔閡都可以掃除、很多疑慮都可以釐清；到時東方可與西方邂逅、靜觀可與思辯連貫、古典可與當代融通、歐陸可與英美對談、主婦可與哲人默契、桑提婆可與蘇格拉底和解。我們展望著一個大團圓的遠景，而商周「哲學家」至少已經踏出了珍貴的第一步，我們為此而感到慶幸與期待。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 譯者導讀

彭文本

德國哲學的發展在康德（Immanuel Kant）《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出版到黑格爾（G. W. F. Hegel）去世（1831）為止，經歷了一段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一般哲學史稱之為「德國觀念論傳統」；這段時期不僅在哲學上人才輩出，其他各個文化領域，包括音樂、文學、戲劇等，也同樣出現許多在世界文化史上列名頂尖的人物，例如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舒伯特（Franz Schubert）……令人目不暇給。

對於這段哲學史的專門學術研究從康德在世的時候便已平行展開，至今為止已經超過兩百年。這個學術研究傳統在二十世紀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學派所開啓的英美分析哲學出現之後，面對著空前嚴峻的挑戰。分析學派認為這樣一種哲學的研究題材頂多也只是一種「哲學史」的研究，是一種「歷史知識」，不算是一種「哲學知識」。為了回應這樣的挑戰，許多當代歐陸的哲學家嘗試從這些古典文獻中尋求符合分析學派標準的哲學題材，以期證明古典德國哲學不能只當作歷

史知識，同時也是嚴格意義下的哲學知識，亨利希（Dieter Henrich）便是這種立場在德國最爲重要的指標性人物。在本書中，亨利希一方面想就「哲學史」的問題提出一個全新的解釋，另一方面也想在「哲學」問題上與當代英美哲學進行對話。

就「哲學史」層面上說，從康德到黑格爾之間哲學發展的解釋，最廣被接受的，是一種單線進行的進步史觀，亨利希稱之爲「上升階梯理論」（stair-step theory）。這種進步的哲學史觀是把當時最重要的哲學代表人物：康德—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黑格爾排成一條時間上單線的進程，並且主張後一位出現的哲學家對於前一位的哲學思想之內部困難提出了具體的解決方案，因此代表著更爲進步的哲學理論，哲學史家甚至給了每一位哲學家的理論體系一個專有的名稱：先驗觀念論（康德）、主觀觀念論（費希特）、客觀觀念論（謝林）、絕對觀念論（黑格爾）。黑格爾本人與柯羅納（Richard Kroner）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

這樣的進步史觀看起來簡單明瞭，卻至少有兩個盲點：第一，在這個單線進行的歷史過程中，被後繼者批判的哲學家都仍然在繼續發展其自身的哲學，他必然也會對批判者提出反擊，例如：當謝林出版《先驗觀念論體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而對費希特哲學展開批判時，後者正在發展較晚期的《知識學》（*Wissenschaftslehre*）；當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對謝林哲學展開批判

的同時，謝林之後仍然經歷一大段的哲學發展。如果用這種單線的進步史觀，就會將主線之外的哲學文獻視而不見，但究竟是主線上的或者主線外的才是進步的理論，這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第二，用這樣的進步史觀，許多在這個時期同時平行發展的重要哲學家，例如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萊因厚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雅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史萊爾瑪哈（F. D. E. Schleiermacher）、邁蒙（Salomon Maimon）、舒爾韋（Gottlob Ernst Schulze）、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都被邊緣化，只剩一些點綴的功能，他們提出的重要哲學主張都遭到忽略。

與黑格爾學派這種進步史觀對立的看法，在歷史上以各式各樣的面貌出現。首先，最典型的是十九世紀末的新康德主義者，他們認為康德之後的觀念論發展是錯誤的，因此主張「回到康德」（back to Kant）；其次也有人主張從康德到費希特為止的發展才是正途，之後的哲學發展是歧路，如勞特（Reinhard Lauth）；也有人認為謝林哲學才是當時最重要的理論，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詮釋學派則抬高史萊爾瑪哈的地位，如迦達瑪（Hans-Georg Gadamer）；甚至有人較為重視洪堡（A. v. Humbolt）的語言哲學，如阿培爾（Karl-Otto Apel）。這些解釋一方面帶有「哲學史」上的意義，另一方面也因為主張某個特殊哲學立場的正確性，如果其談論涉及這些特殊哲學立場是否成立的問題，其實也帶有「哲學」上的意義。

亨利希以其豐富的學養遍讀那個時代已出版的龐大文獻以

及二十世紀最新整理出版的文獻，在本書中提出一個嶄新的歷史觀點，他認為德國當時的哲學發展與其說是一個單線上升的過程，不如說是有許多不同的路線同時進行而且互相影響。亨利希主張，直接在康德哲學出現以後，同時出現四條不同、彼此獨立並競爭的哲學路線。第一條路線是雅可比代表的直接性哲學（philosophy of immediacy）；第二條路線探討如何成爲整全的人（doctrine of unity of man），它的代表人物是席勒；第三條路線是後康德的懷疑主義（post-Kantian skepticism），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邁門和舒爾韋；最後一條路線是後康德的單面向體系（post-Kantian one-dimensional system），代表人物是萊因厚德。這四條早先各自獨立出現的路線在之後的哲學家身上以不同的組合出現，例如：費希特整合了上述的第一、三、四條路線，黑格爾甚至整合了以上所有的路線。在本書第101頁裡，亨利希整理出一個完整的圖表來解釋這些哲學家之間的關連，本書論述的章節安排也是以這個圖表爲藍圖。

全書除了第一講的導論之外，一共分爲五部：第一部包含第二講至第四講，其中亨利希用精簡的語言介紹康德哲學體系的外觀，他稱康德的體系爲一種「多面向體系」（multi-dimensional system），所謂「多面向體系」是不能僅僅依賴在一個單一的哲學原理去推演出系統的其他原理（這樣的體系是「單面向體系」〔one-dimensional system〕，例如史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式的體系）的哲學體系，這個體系像一座大廈，其中的每個構成部分都彼此依賴，但不互相從屬，亨

亨利希認為在康德所建立的這座理性的大廈裡，最重要的拱心石（keystone）是自由。

第二部包括第五講至第十講，其中敘述康德思想早期的批判者：代表第一條路線的雅可比（第六講至第七講）、代表第四條路線的萊因厚德（第八講至第九講），以及代表第三條路線的舒爾韋和邁門（第十講）。亨利希認為不只是這些早期批判者、甚至就連黑格爾也不會真正理解康德，因此康德哲學不能當作一種已經被超克的哲學看待。在這些早期的批判者之中，第一條路線是雅可比的直接性哲學，對他來說，康德的批判哲學是以概念與邏輯去建構哲學體系，而這個體系本身並不是哲學的真正目標，哲學的真正目標是「去揭露以及去開啓在那兒的此有」（*Daseyn--zu enthüllen, und zu offenbaren*）。「解釋對他來說只是一個工具、一個通向目的地的路徑、一個近程——但絕非最終——的目標。他的最終目標是無法解釋的事物：無法分析者、直接者、單純者。」（本書第149頁）。接著亨利希介紹上述的第四條路線，萊因厚德的「基礎哲學」（*elementary philosophy*），這即所謂的「單面向體系」——萊因厚德嘗試在康德的體系內部找出一個可能整合整個康德體系的原理，他稱之為「意識命題」（*proposition on consciousness*）：「在意識中，表象被主體從主體與客體區分開來，而且與它們兩者產生關連」（本書第178-179頁）。亨利希一方面以現代哲學觀點討論這個意識命題可能產生的問題，接著從上述的第三條路線討論後康德時代的懷疑論者舒爾韋對於基礎哲學的批評。對於舒

爾韋來說，哲學的任務只能是對於意識現象的描述（description），而不是解釋（explanation），康德和萊因厚德理論的問題出在他們嘗試超出意識呈現的內容提出一套解釋的語言，而舒爾韋認為這樣的語言是無法被證成的，因而必須被解消。

第三部包含第十一講至第十八講，其主題是整合了第二部所敘述的三條路線的哲學：費希特的立場。亨利希花費極大的篇幅（約一百六十頁）解釋整個費希特哲學的發展，從最早回應舒爾韋對批判哲學之批判與修正萊因厚德基礎哲學的有名論文〈評《埃奈西迪慕斯》〉（Aenesidemus Review），中經《全部知識學的基礎》（*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到晚年思辨神學的轉向。其中最為吸引人的的是第十七講「意識自我關連性的弔詭特性」。亨利希關於費希特自我意識理論的解釋，是二十世紀解釋德國古典哲學以及回應當代英美分析哲學挑戰的經典之作，他認為費希特在《知識學》的發展中找到一個意識最核心的特性——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而費希特是歷史上第一個發現在這個自我指涉的問題上有三個弔詭（paradox）的哲學家，而他前後不同期的《知識學》發展，正是為了解決這三個弔詭而陸續出現。亨利希對自我指涉的解釋曾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德國分析哲學的代表人物圖根哈特（Ernst Tugendhat）1979年出版的《自我意識與自我決定》（*Selbstbewußtsein und Selbstbestimmung*），圖根哈特認為亨利希所說的自我意識的三種弔詭現象是他自己捏造出來的，

實際上並不存在。

第四部是本書最為單薄的部分，只有第十九講。亨利希根據 1960 年左右才發現的賀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手稿——一篇在 1795 年左右寫下的〈判斷與存有〉（*Urteil und Seyn*）小文——提出一個與傳統完全不同的看法。傳統哲學認為從費希特到黑格爾之間的轉折最為重要的是謝林，亨利希卻認為對於黑格爾思想最具決定性影響的是賀德林。賀德林主張費希特的《知識學》中處理的「大我」（Self）和「自我」（self）之間的關係在哲學上應該是次要的，因為兩者是處於一種分離狀態，這樣的狀態是出自人類一種判斷能力的運作，「判斷」的德文 *Urteil* 是「源初」（*Ur-*）的「區隔」（*teil*），比判斷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區隔之前的狀態，賀德林稱之為「存有」（*Sein*）。雖然賀德林認為人實際上永遠回不到判斷或區隔出現之前的狀態，但卻有三種不同的方式可以使我們接近那個「存有」的狀態：（1）以實踐的力量建立合理的世界；（2）以歷史的回憶去追溯這個狀態；（3）將心靈活動沉浸於美的對象之中。賀德林本人較傾向上述的第三個方式。

第五部包含最後的第二十講和第二十一講，主題是黑格爾的哲學思想發展的脈絡，其中亨利希敘述黑格爾面對賀德林所提出的存有狀態的第一個反應以及之後一連串的哲學發展。亨利希認為黑格爾在最重要的哲學《邏輯學》（*Wissenschaft der Logik*）出現之前一共經歷了四個不同的階段，因此把《邏輯學》稱為第五哲學。黑格爾對「判斷與存有」之間的關係做了一個



根本性的調整。在賀德林那裡，源初不分離的存有狀態與判斷是處於一種超越的關係；但對黑格爾來說，它卻不獨立於判斷的領域而存在，而是內在於判斷之內。更清楚地說，判斷所涵蓋的關係之整體就是存有自己。在解釋黑格爾的《邏輯學》的最後一講中，亨利希提出一把他認為可以解開《邏輯學》奧祕的鑰匙，他稱之為「自律的否定」(autonomous negation)。亨利希首先論證，否定總是處於一種關係之中，亦即有某個東西被否定這個詞否定掉，但是如果一開始只有否定自身，不存在其他的事物，這樣單純的否定必定連續否定兩次，成為否定的否定，因此單純的否定必定會過渡到它的對立面，或者說單純的否定會自我揚棄。單純的否定既處於自我指涉的關係，也處於與自我對立的關係之中。這樣不穩定的關係是整個邏輯學運動的動力來源，亨利希進一步論證，第二個否定的自我揚棄的環節又會自動回到它自我指涉的狀態：「該狀態（對立於有『否定』的狀態）因而也變成否定性的，所以與『擁有否定』的對立者，也是個否定詞。我們不得不導出這個結論：與『否定』對立的狀態，總是伴隨著在自我指涉的關係裡與它對立的狀態。因此，我們回到了原點。『否定』的自我揚棄的結果是『否定』的自我指涉。」（本書第425-426頁）。這就是標準的「自律的否定」的辯證運動，亨利希認為黑格爾是用這樣的基本結構去構築他的《邏輯學》，並解釋一切的心靈活動。

以上是關於亨利希對歷史解釋問題來龍去脈的交代，而關於「哲學問題」，他也提出一個與他人不同的見解，他認為這